

长篇小说

新外滩 风云

■ 刘法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外滩风云

刘法铨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外滩风云/刘法铨 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百家文丛/龚权荣 主编)

ISBN7-204-05559-4

I.新... II.刘... III.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2351 号

责任编辑:张 军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广西上林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8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刘法铨:

海口市政府投资顾问专家组组长

《中国股市战略投资急先锋》编委会副主任

主要著作:

《WTO与中国股市投资双赢战略》

南海出版社

《创业板投资完全手册》

上海大学出版社

《创业板上市与投资双赢战略》(合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寻找股市金钥匙》

上海大学出版社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要生存,我不能让别人将我赶出上海滩。

上海对于外地人而言是有魅力的,她的国际都市形象,黄浦江外滩十里洋场欧式风格建筑,美食,时装,美女,所有的一切,一直是几代中国人嘴上的话题,说到上海,一个字:洋。在我很小的时候,乡下老人说过上海,他们有关上海的故事,让人听了好奇不已,上海的一切都充满了传奇色彩。长大一点看到上海来的知青,心里就有了上海的情结,那种有关上海的故事,好象在知青身上得到了注脚。当然,上海来的男知青不如女知青好看,她们让乡下人了解了什么是上海人——洋气十足。那些洋气十足的女知青们,她们的衣食住行影响着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她一定要做一件象上海女知青一模一样的衣服。母亲给姐姐做好了,她高兴的不得了,穿着那件衣服围着村子转三圈,在我看来,无论姐姐怎么样自我感觉良好,她也比不上上海的女人好看。我将心里想的说出来,惹得姐姐大哭不止。再哭也没用,谁让她没有人家上海女知青那种与生俱来的洋气呢!

当我长到能够理解更深一层文化内涵的时候,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分析上海滩的文化,究其根源,主要是中国的文化人多在上海闯荡过,而且上海的文化一直是早期中国城市文化的缩影。当我在鲁迅公园里凭吊鲁迅的时候,对他在上海写的杂文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也就是说,上海的文化蕴含了新世界的早春气息,从文学史上不难发现,整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大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老百姓了解上海的途径是通过电影,有关上海的电影将上海早已宣传出去了。由此可见,对于没有城市文化的中

国人而言,上海就是中国城市的全部内容,无论是糟粕还是精华,上海滩应有尽有。此类观念,是旧外滩文化的结果,而新建立起来的黄浦江东岸的新外滩,呼风唤雨的人物们,正在制造一个又一个传奇,在没有发生和正要发生的故事里,新外滩在等待着人们用创造城市的精神延伸她的内涵。

我不知道我的到来与我的故事是不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我的故事是真实的。在这个故事里,有我的梦想,有我的苦苦的追求。我力求我的梦想与追求能够与许多人的梦想与追求合为一体,但是,我的就是我的,别人永远不可能进入我的梦想之中。我与上海的缘分是从多年前的一次出差算起,那时的一个上海女人深深地迷上了我,她说的上海话是那样甜美,她的皮肤有着与生俱来的上海女人才有的优越。为了她,我在上海的一间宾馆里住到没有钱交房租为止,而她仅仅能给我的最高奖赏就是后来才解开的笑话。她向我说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生孩子。至于是不是应该生孩子,我当时想不明白。我将她的说法说给熟悉她的同事们听,在我想来她准备给我生个孩子了。她的同事说她的孩子已经可以打酱油了。我听后明白了她的那个说法就是拒绝我的示爱,吓了一身冷汗,原来上海女人生了小孩子还那么年轻啊。

当然了,我不是无聊到只与上海女人调情才到上海的。我有公差,黄头发老外派我来做投资市场调研的,而上海的投资市场不够开放,没有南方城市那样到处有空子可以钻。对于外资而言,一个没有空子钻的金融市场就等于没有商业机会,所以,我胡乱将上海的金融业理解为证券交易的集散地。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认为上海的金融市场就是炒股票,但是,上海的股票市场还未形成规模,内松外紧,老外们想炒股票只能与证券交易商合谋,让他们提供中国人的身份证,这种事台湾人最会做。不过,我的“道业”还没有进化到今天这种程度,所以,在我当初的投资报告里,只是理解外资对于证券交易只能看行情,不能玩股票,因而,我只能在上海

走马观花似的对其了解皮毛,而后交差。

那次出差,让我向往上海!不仅仅是向往上海女人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一种与上海割舍不了的情结。但是上海是个文化氛围很重的地方,我自感与上海有着距离,所以不敢贸然进军上海。为了到这个地方有所作为,我在上海滩的外围磨了十年剑,当一本有关证券方面的书出版之后,如同犹太人带着《圣经》打天下一样,终于斗胆到了这个梦中的城市。当来到上海同时也在感受作为上海人的存在时,上海给我的生命注入的是一种全新的朝气!

我在上海到处演讲我的股市理论,与大户们讲,也与散户们说,讲来说去,最后讲不动的时候,在一个证券公司落下脚,开始了我在上海第一份工作。然而,这个有气无力的证券公司正在重组,人们的眼睛不是工作而是盯住领导的脸。当然,我也知趣地用名人的眼光盯着领导的脸。在我看来一般的眼光,领导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我的想法与他们也许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我每天考虑的全是大事,就是我不想大事都不行。

我开始认真地想我的大事:仅凭一本名不见传的书,想在上海滩立身处命,那是天方夜谭。如果仅仅朝九晚五做一个打工族,那样下去也就失去来上海的意义了。所以,我的时间多半是利用上班时的那台电脑,一边看股市行情一边写文章,经过大半年偷鸡摸狗似的写作,我的另一本书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恰好赶在国内酝酿推出创业板市场,书出的及时,我也大出风头。随着我的名声不断地升级,领导也找我谈话了,他们善意地说,“也许在这个位置不合适您。”言外之意让我走人。

丢掉饭碗的那一天,我收拾办公室用品时,看到抽屉里散乱的名片,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尽快与一些人联系。我想利用最后一次不用收钱的免费电话,寻找能够给我机会的资源。我需要属于我的能够做事的平台,当这个平台一瞬间消失了的时候,我显得心烦意乱。在我的感觉里,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要生存,我不

想让别人将我赶出上海滩。

所有接我电话的人，知道我的用意后，都说忙，只有一位朋友说晚上可以见我，他说他的位置在苏州，晚上回上海。他让我在和平国际饭店等他，时间约在晚上九点。

离九点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要在这很长的时间等待他。我不知道这位原来上海银行的信贷副科长下海之后到底做的怎么样。我只知道很多人说他已经是老板了，至于他做的生意大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我相信人们传说的真实性。因为他在与我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掏到属于他的第一桶金了。当时他与我所在公司的总裁助理王义得一起利用公司名誉借了一笔银行贷款，转手炒了一块地皮，大赚一笔，而后，与王义得一起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王义得是海南人，一直与我断断续续见过。他是安徽人，离上海比较近，所以赚了钱就到了上海，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所以，也多年没有联系了。

这个人们口头上说的大老板是在十点钟到和平国际饭店的。

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握握手，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日久不见的熟人有些面生，他说我胖了，我也说他发福了。他说路上有点塞车，我笑容可掬地说没有什么，其实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没有想法，我像与许多人打电话那样，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我没有指望这位仁兄在此刻能够给予我什么，我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或者说一定让他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帮助。

我还是像多年前似的称呼他：白科长。原来的白科长纠正我道：还是叫我白瑞祥吧。

白瑞祥问我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

他说是不是炒鱿鱼了。

我说是。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在金融市场混了十来年了，怎么还打工。

我笑得挺尴尬，我想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自圆其说，所以也就不说了。

白瑞祥好象也意识到我的局面不那么对劲，于是他转向我们先前认识时的一些旧事。所谓旧事都是过去的小事，但对于调节双方的感情还是有用的，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他在香港有一个收购案，问我有没有兴趣。我马上来了精神，问他我能够帮他做什么。他呷了一口咖啡后，没有明确在说明什么，只是说去香港就清楚了。接着他问我在上海的情况，我如实地回答。

他说上海还有没有什么大事？

我说没有，随时可以出发。

他笑了笑说，那就在后天跟我去香港吧。

我想不到我的命运会在几个小时之后发生变化，在我与白瑞祥离开前，他与我约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我一一作了笔记。

他笑着说，不用那玩艺了，明天到我办公室，让他们给你配一个笔记本电脑。我谦卑地笑笑说：“这个也挺方便的。”

白瑞祥笑着说：“不是方便的问题，是我的帮手怎么能够那么寒酸呢，现在的问题是我的面子而不是你的面子问题。”

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白瑞祥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了一声，“我们去泡一下温泉吧。虽然没有海南的水干净，但是也能够让人调节调节心情的。”

我没有表示更多的反对，说了一声，听老兄的安排。

我们从和平国际饭店走出来，来到停车场，只见白瑞祥将手中的遥控“笛”的响一声，一部白色别克车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顺口道：“听说你开黑色的‘宝马’？怎么……”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是商务车，这是我私家车，不要司机，出来泡妞方便。”

我哑然失笑，但是，我不得不心里感觉自己的寒酸。我看了一眼那白色的“别克”，尽管是夜间，但是，不夜的上海滩没有白天也

没有黑夜。车前，不知怎么出现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冲我们直笑。我猜测是白瑞祥带来的，但是又不像。

我看了一眼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红色的外衣很暴露，没有乳罩，低胸的领口以至能够若隐若现乳头，上衣与裙裤相接的部分露着肚皮。在她走动的时候，那对乳房像是不听话的孩子似的，总是想逃出来。

“老板，照顾一下生意嘛！”这个女人与我的距离很近，她用乳房轻轻地碰我背。我心里一惊，不由自主地多看她几眼，女人那若隐若现的胸部和着女性的娇气，让我不能控制自己。人人都说上海的女人会撒嗲，我第一次领教了。

白瑞祥说话了：“玩不玩？我出钱。”

我一看就明白她的身份，说了声：“没有心情。”那个女人将我当成了目标，在她看来，只要我同意，今晚就有大生意做了。

“有人出钱，白拣的便宜也不占。”女人帮腔了，我看了一眼这个只有在高等学府才能看到的女人，她们出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心里很不自在，如果不是在和平时国际饭店门口，不是在这个时间里，她不用如此直接的方式，也许我会主动地追求她的。

白瑞祥哈哈大笑，说了声：“子恒啊子恒，我看你还是做你的文人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做文人十个里面九个骚，你不会是那玩艺儿有问题吧。”

我说：“没有问题，千真万确，但是，我并非是什么女人都要的！”我的心情马上低到冰点，尽管她是女人，可是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心里产生不出异样的感觉，尽管也有一时的冲动，那种冲动是她的胸部传递的信息，那信息说明她是女人，而女人天生就是男人需要寻找的另一部分。《圣经》上说，上帝制造男人看到男人闷闷不乐，于是，制造了一个女人，男人有了女人，感觉好得不得了，实不知，那是上帝给男人的一种幻觉，而那个女人却是男人自己身上的肋骨做的，上帝玩了一大圈把戏，女人还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

我下流地拍了一下那女人的屁股，在我看来，按照上帝造人时的逻辑，拍她的屁股就等于拍自己的屁股，于此同时，那女人条件反射，夸张在大叫起来，那尖叫声像是我强暴她似的。我心里想到上帝制造男人与女人的说法，玩味地听着那女人叫完，道：“你叫床一定是一流的，但是，叫起来太假，还没有怎么着你呢，你看你那副样子。像上你似的。唉，按照上帝制造女人的说法，你们是男人身上的肋骨，玩你们就等于自慰呀！”

那女人道：“自慰有我这样的感觉吗？”

白瑞祥笑着说：“看来你心情好了，给你开心一下吧。你上你的，不过，我最讨厌会叫床的女人。”

我又说了声谢谢。

白瑞祥说：“你这人酸不酸啊，谢谢是什么意思，玩还是不玩？”

我不说心里的感觉，而是用另一种说法：“我怕她有病！”

“你才有病呢！”那女人大声说：“要不是为了吃，为了穿，就你这样的，想死老娘也不给！”

白瑞祥哈哈大笑，说了声：“有个性！”

我钻进车里，看了一眼那个为了吃为了穿的女人问：“你出来赚钱是为了什么？难道说，只是为了吃穿？”

女人在雪亮的灯光下故意抖动上身，两只奶子像是拨浪鼓似的摇摆着，她向我拧了拧鼻子，道：“与你这种动物说也是白说。”

白瑞祥发动“别克车”，对那个女人说：“不是我不做你的生意，是我的朋友要求太高。”

女人冲我说了声：“小气鬼！”

我无言以对，我说不出我是真小气鬼还是另有图谋，我感觉男人会在一瞬间迷失，也会在一瞬间找到自己，对与错往往产生在一瞬间的诱惑中。

我没有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失去自己，当我找回自己的时候，白色的“别克车”载着我们像猫一样消失在夜色里。

二

“瞎混呗！”自己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瞎混试试！”

三天后的上午，我已经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浦东国际机场了，与三天前让人家赶出公司，灰溜溜地收拾办公用品打包滚蛋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恰巧在机场遇到了前证券公司的同事，前公司同事是送亲友的，只见他看了我好几眼，才与我打招呼：“刘子恒啊，几天不见，你是不是发了呀。”

我骄傲地冲他点点头，礼貌地笑着说“瞎混呗”，自己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瞎混试试？！”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白瑞祥让王秘书陪我到淮海路逛了一个遍，上下身里里外外大换装。俗话说得好“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自换上衣装后，我的心情都和别的时候不一样了，就像早晨看到升起的太阳。

白瑞祥看了我一眼说：“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你在外资公司做投资部经理多神气，现在又看到你过去的样子了。”

我说：“谢谢你的栽培。”

白瑞祥哈哈大笑道：“那儿的话，自己兄弟还那么客气！”

我心里虽然高兴，但是，感觉上一点也不轻松。我不知道我与白瑞祥到香港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他老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到目前为止，他一点也没有给我透露口风，我想，跟人做事与自己做是两回事，老板不说的，没有必要竖着耳朵瞎打听。我在外资工作的时候，老板就是这样训练我们的，现在不用白瑞祥训练，我一样懂规矩。

登机之后，我与白瑞祥坐在头等舱位上，我俩扣上安全带，飞

机平稳起飞后，白瑞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白老板的文件，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收购香港创业板凌晨创业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我侧面看了白瑞祥一眼，笑着说：“也难怪你老兄把我抓来，看来你没有选错人。”

他开玩笑地说：“我可没有抓你，是你自己自投罗网的哟。”

我笑道：“天意，天意呀。”

白瑞祥也笑道：“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投入一个钱，我要赚他十个或者一百个。”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行头打扮，也半开玩笑地说：“看来美人计和改头换面之类的小恩小惠不是无缘无故的哟。”我感觉玩笑开得不妥，马上圆个场，“不过，就是你不这样做，我也会心甘情愿为你捧场的！”

白瑞祥拍了拍我，呵呵一笑：“痛快，我就愿意与明白人打交道，你放心，事成之后有你一份！”

“喂喂，老兄，别，别，别，有没有我的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我一个参与机会，咱不是想到香港开开眼不是。”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心照不宣，都是明白人，看一眼白纸黑字，我就知道白瑞祥此行的目的了。他是想通过香港的创业板市场，将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嫁接到海外，走内引外联之路。由于香港是个特殊性的金融市场，与内地的金融市场不同，西方投资家往往将这个市场认同为西方经济体系的一个环节。国内有许多特殊的国企，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将香港的上市与融资功能深化了。白瑞祥利用他现有的企业行为，转化企业造血功能的做法，虽然是“旧壶装新酒”，但是，其中不乏新意。尤其是利用创业板做文章，显然是在大陆没有产生创业板之前率先在香港市场上磨磨刀，等待国内市场成熟之后，再一展雄风。

我完整地看完这份资料，心里明白白瑞祥这份资料的意义。

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后，我们被香港的朋友迎接到维多利亚港旁边的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入住。来人一胖一瘦，其中胖的朋友问我来过香港没有，我如实回答没有。他问我印象如何，我感叹道：“有一种走进天堂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人太多了。”瘦的香港朋友笑道：“有人才可以做生意呀。”

白瑞祥没有参与我们的对话，他显得见多识广的样子，在我与港人对话完后，他插话说：“我的助手第一次来香港，请你们多多照顾啦。”一胖一瘦连声说：“应该的、应该的。”而后，他们与老板打了电话，说老板一会就来，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老板到再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老板来了，他长得又矮又胖，但是面色红润，一看就是营养品吃得太多的样子，老板相十足。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女子，那女子又高又瘦，该凸的凸，该凹的凹。白瑞祥盯住香港老板：“陈老板什么时候换女秘书了，长得象模特似的，好福气呀。”

陈老板哈哈大笑：“白老板好眼力啊，她不是我的秘书，就是一个模特儿嘛！”

白瑞祥看看我，诡秘地一笑，然后认真地看看模特儿，“噢，”了一声。男人喜欢知道女人的事，就像女人喜欢打听有钱男人的事。这一点，不用说，男人与女人都一样。所以，香港的老板深谙此道，他向我们介绍眼前的美女是香港走红的模特儿。

现在的美女往往在有钱人的饭桌上出现，我想，眼前的这位走红模特儿也不例外。当然，女人在谈生意的饭局上出现往往说明主人的身份，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人更加说明主人的面子大，有场面，谈起生意也就方便多了。大陆人喜欢坐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谈事，而香港人却喜欢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观察人，然后漫不经心地谈生意，虽然各地的谈生意的风格不一样，做生意的目的是一致的。

在生意场合谈女人只是一个点缀，男人们不是因为女人才谈生意的，他们有他们的天下大事，白瑞祥开始谈他的大事了：“陈老板，你们控制的那个凌晨创业公司潜力怎么样，能不能炒起来？！”

陈老板开始应答了：“你放心，我控制的股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香港股市上，这只股票与李泽楷比不上的啦。可以说已经不错的啦，炒起来炒不起来还不是靠你白老板的啦！”

“国内与香港的规矩不同，我怕香港人不认账，我们包装的题材香港人不买账，再说，香港的报纸又那么厉害，到时候没有人跟，又让媒介砸了锅，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是呀，香港不比大陆，不是我们香港人太聪明，而是全世界的高手都盯住这块弹丸之地，大家按国际上的规矩办事，我不知道怎么好下手，所以才请你老兄助阵嘛！”陈老板说到此，眼睛看着我，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你是白老板的助手，你感觉我们凌晨创业的前景如何？你们有没有把握做起来。”

我扫了一眼一胖一瘦，又看了走红模特一眼，连声说好！

“好在哪里？”陈老板一句不冷不热的话让我哑口无言，我感觉他话里有话，他冷不丁地向我发难，只不过是打击一下白瑞祥而已，如果我答不上话，那么，不仅仅是我出洋相，白瑞祥也会很难看的。事实上，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我毕竟是我，我扫一眼白瑞祥，看他的眼光象下了战斗命令似的，那意思是，不要给他们留什么情面，打败他！我会心地一笑，接口道：“好有多种，我不知道陈老板想知道那种好？！”我引导式地说，“比如，很好，挺好，好极了！”

陈老板被我的话说住了，他看着我半天，才问白瑞祥：“这个助理从前怎么没有见过，应该给兄弟们介绍一下的啦。”他又转向我说：“我当然想知道那个最好的好了，就是……就是好极了的那个好。”在陈老板看来，我开的是“好”字连锁店，他想有那个“好”，只要付钱一切都可以搞定。

白瑞祥对我说的话很得意，面对陈老板，他故意卖关子：“说起我的这位兄弟啊，他可是大陆创业板的理论泰斗，啊，写了不少书是一，更重要的是参与不少大动作，比如……啊……”白瑞祥说到这里，求救似的看看我，我清楚他是夸大我的作为，然后变项地抬

高自己，越说我高越能衬托他的本事，很简单的逻辑，因为我是他的手下嘛。但是，我有做人的原则，所以，并没有附会他的说法。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书是写过，但是，还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写书的人太多了，只能说我是太多写书的人之中的一个股市理论研究者。”陈老板听后大笑道：“谦虚，谦虚的啦！不要说写书，就是提笔，我都感觉重啊。幸会幸会，我们喝酒，喝酒。”

白瑞祥也端起酒杯，但是，他没有马上喝下去，而是向几个香港人说：“我与刘先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只是最近，我请他出山帮我打理打理，从前他给共产党打工，也是共产党员，但不是你们香港片里形容的那种共产党员，别怕啊。”

白瑞祥的话起到某种作用，几个香港人看看我，摇摇头干笑几声独自喝完自己的酒。

“我也是最近才请到他的。”白瑞祥将我抬得很高，香港的朋友连声说白老板面子大，能请名人出来助威。白瑞祥更得意了，说了一声：“啊……，子恒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了。你们认识认识他吧。”他说完，特意看看模特儿的反应。模特儿好象与这里的人没有一丝关系，她总是抱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聊她自己的事。

陈老板又一次附会：“幸会幸会，难怪说话那么厉害。”接着倒酒，举杯饮酒。

我也随后一同陪大家喝了一杯“幸会”酒。酒喝完，模特的电话还在一个接一个地接，白瑞祥不高兴了，但是，陈老板好象害怕两边都得罪似的。在我看来，可能是陈老板出价太少，模特儿用此类方式给陈老板一个教训。我支开人们的注意力说话了：“陈老板，今天凌晨创业的收盘价是多少？”

胖子抢过话回答：“已经跌破发行价了，我们正在护盘。”

陈老板狠狠地瞪了一眼胖子，忙解释说：“凌晨创业嘛，一度风光过，现在受盈科电讯的影响呀，你们想想，美国那纳斯达克的股指

大大缩水，盈科的日子不好过，何况这个小公司呢！”

白瑞祥连忙说，“高科技的日子都不好过了，再也不会出现高科技神话。现在看来，玩一个高科技的盘子，风险大于收益了。”

我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心思吃饭，我知道我的角色和位置，在别人都用心吃饭的时候，我在与他们交换名片，顺便了解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我虽然不懂电子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我感觉这个名为凌晨创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他们的高层好象对业务也是一知半解。从我的直觉，这个公司的高管人员，只是一帮金融炒家，他们的目的是找买家，而不是找资金扩大经营规模。

回到住处，我将我的想法与白瑞祥交流，他说也有同感，凭他的经验，这个凌晨创业是个只有“壳”的价值。我们找出当天凌晨创业的当日收盘价，发现只有 2.8 港元。白瑞祥问我能不能“接盘”，我说，如果国内也开一个创业板的话，显而易见此类股票是高价股，与其在香港找一个壳，还不如回到大陆找“壳”呢，因为，随着中国加入 WTO 的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倒不如回内地市场炒一把。虽然我们可以组织资金“接盘”，但是，在香港没有办法抛盘。白瑞祥连连点头称是。他说，这帮人与我们一样是玩空手道的，大家都是空对空，没有办法下手。

白瑞祥听了我的话后，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到深圳去，现在就走。”

我不解地看看他：“你是说不做这个盘子了？”

“是的，香港市场太成熟了，全世界的投资高手都在这里玩，属于我们的机会少而又少，在大陆，那里才是我们的天下。”

我想了一下说：“还是等到天亮吧，在这里也是住，到深圳也得住啊。”

“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不再乎那几个差旅费。”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笑说，“在深圳有你地方住，不亚于五星级酒店，包你满意。”